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連城壁 第三卷 乞兒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

詞云：好漢從來難得飽，窮到乞兒猶未了。得錢依舊濟顛危，甘死溝渠成餓草。  
叫化銅錢容易討，乞丐聲名難得好。誰教此輩也成名，只為衣冠人物少。

右調《玉樓春》

這首詞是說明朝正德年間，一個叫化子的好處。世上人做了叫化子，也可謂卑賤垢污不長進到極處了，為甚麼還去稱贊他？不知討飯吃的這條道路雖然可恥，也還是英雄失足的退步，好漢落魄的後門，比別的歹事不同。若把世上人的營業從末等數起，倒數轉來，也還是第三種人物。

第一種下流之人是強盜穿窬，第二種下流之人是娼優隸卒，第三種下流之人，才算是此輩。此輩的心腸，只因不肯做強盜穿窬，不屑做娼優隸卒，所以慎交擇術，才做這件營生。

世上有錢的人，若遇此輩，都要憐憫他一憐憫，體諒他一體諒。看見懦弱的乞兒，就把第二種下流去比他，心上思量道：「這等人若肯做娼優隸卒，那裡尋不得飯吃，討不得錢用，來做這種苦惱生涯？有所不為之人，一定是可以有為之人，焉知不是吹簫的伍相國，落魄的鄭元和？無論多寡，定要周濟幾文，切不可欺他沒有，把惡毒之言去詬詈他，把嗟歎之食去侮慢他。」

看見凶狠的乞兒，就把第一種下流去比他，心上思量道：「這等人若做了強盜穿窬，黑夜之中走進門來，莫說家中財物任他席卷，連我的性命也懸在他手中，豈止這一文兩文之錢，一碗半碗之飯？為甚麼不施捨他，定要逼人為盜？」人人都把這種心腸優容此輩，不但明去暗來，自身有常享之富貴，後世無乞丐之子孫；亦可使娼優漸少，賊盜漸稀；即於王者之政，亦不為無助。

陳眉公云：「釋教一門，乃朝廷家中絕大之養濟院也。使鰥寡孤獨之人悉歸於此，不致有菑民無告之憂。」我又云：「卑田一院，乃朝廷家中絕大之招安寨也。使游手亡賴之人悉歸於此，不致有饑寒竊發之慮。」這兩種議論都出自己裁，不是稗官野史上面襲取將來的套話，看小說者，不得竟以小說目之。況且從來乞丐之中，儘有忠臣義士、文人墨客隱在其中，不可草草看過。至於亂離之後，鼎革之初，乞食的這條路數，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國，義士的采薇山，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網之處，凡是有家難奔、無國可歸的人，都托足於此。有心世道者，竟該用招賢納士之禮，一食三吐哺，一沐三握髮，去延攬他才是，怎麼好把殘茶剩飯去褻瀆他？我如今先請兩位教化陪客與本傳做個引子，一個是太平時節的文人墨客，一個是亂離時節的義士忠臣，說來都可以新人耳目。

明朝弘治年間，曾有一個顯宦，忘其姓名。他因出使琉球，還朝覆命，從蘇州經過。慕虎丘山上風景之勝，特地泊了座船，備了筵席，又開一樽名酒，叫做葡萄釀，是琉球國王送他做下程的，攜到山頂之上。帶了幾個陪賓，把絨單鋪了，一邊飲酒，一邊賦詩。

正在那邊搜索枯腸，忽然有個乞兒走上山來，立在面前討酒吃。顯宦大怒，說他阻撓筆興，攪亂吟思，可恨之極，吩咐家人驅逐他。

他不慌不忙，回覆那顯宦道：「我只說列位老爺相公在這邊做甚麼難事，所以怪人攪擾，卻原來是做詩。做詩有甚麼難處，怕人攪擾？我自討我的飯，你自做你的詩，兩不相妨，何須發惱？」說了這兩句，只是立了不動。

那顯宦對著家人，高聲大怒道：「面前立了個叫化子，如何做得好詩出來？還不快趕他去！」乞兒道：「面前立了個叫化子，就做出好詩來；若還立了個正經人，連好字也寫不出了。虧那唐朝的李太白，面前坐了個皇帝，又立了個貴妃，尚且下筆如流，做出《清平調》三首，為千古之絕唱。難道從古及今，只有李太白一個，才稱得才子，列位老爺相公，還算不得詩翁麼？」顯宦聽了這些話，氣得目定口呆，要忍耐又忍不住，要發作又發作不得，與那幾個陪賓面面相視。

有一個陪賓道：「他不過在說平話的口裡，聽了幾個故事來，在這邊調唇弄舌，曉得《清平調》是甚麼東西？且待我盤他一盤。」就對乞兒道：「我且問你，《清平調》還是古風，還是律詩，還是絕句？」乞兒道：「不是古風，不是律詩，也只怕不是絕句。」眾人道：「這等是甚麼詩體？」乞兒道：「『清平調』三個字，就是詩體了，何須問得？」眾人笑了一陣，又問他道：「這三首詩是為何而作？詩裡面的意思，是說的一件甚麼東西？」乞兒道：「『清平調』三個字，就是詩的意思了，又何須問得？」

眾人又笑了一陣，就對他道：「何如？你的馬腳露出來了。這三首詩，是為詠牡丹而作，叫做七言絕名。詩體尚且不知，題義全然不解，竟在這裡瞎猜。橫也是『清平調』，豎也是『清平調』，『清平調』是件甚麼東西，可是吃得的麼？」

乞兒道：「這等說來，列位相公認錯了。這三首詩，不但不是絕句，亦且叫不得是詩，乃是三篇樂府。但凡詩詞裡面，可歌而不可不唱者，謂之詩；可歌而兼可唱者，謂之樂府。若還這三首是詩，當初的題目，就該是『詠牡丹』三字，不該叫做《清平調》了。所謂調者，就是詞曲裡面越調、商調、大石調之類是也。玄宗天子出這個題目與他，原是要被之管弦，使伶工演習，見得海宴河清，朝廷無事，聖天子安坐深宮，終日看名花，親國色，宴樂清平的意思，所以叫做《清平調》。這三首稱府的妙處，在於文采既佳，宮商又協，所以喜動天顏，受了許多寵賜；若單單只取文采，不過是幾首詠物詩罷了，為甚麼千古相傳，以為絕調？如今列位相公，詩體也不叫做盡知，題義也不叫做甚解，虧得生在今時，做仕宦的陪賓，還可以藏拙；若還也生在唐朝，與李太白一同應制，只怕文字做來未必中式。不但賞賜輪不著，連那兩盞龍鳳燈籠還要借重尊手提了，送李太白回院也不可。」

說過這些話，又拱拱手道：「乞兒粗鹵，不知忌諱，衝撞列位相公，莫怪莫怪。」眾人聽了，氣得面如土色，恨不得把頭髮揪了過去，痛打一頓，方纔暢快。

只因礙了主人，不好動手。

那顯宦見他應對如流，又且說得理明義暢，知道是個文人墨士流落下來，詞色之間，有些要優待他的意思。怎奈那些陪賓不服，不肯作興他。

內中有一個道：「他那些話，都是別處聽來的，世上儘有談今說古，口若懸河的人，乃至提起筆來，一個字也寫不出。如今求老先生考他一考，若還筆下寫來的，也像口裡這等便捷，晚生們情願讓你上坐。」那顯宦就對乞兒道：「你會做詩麼？」

乞兒道：「像李太白那樣的樂府，果然做不出，若還只要成篇，不論音律，與這幾位相公唱和起來，或者也還應會得過。」

顯宦道：「取一幅詩箋、一副筆硯與他。」乞兒道：「這等求老爺命一個題，限一個韻。」顯宦道：「詩的題目不過是登高眺遠的意思，隨意做來就是了。料你做叫化子的人識不多幾個字，不好把險韻難你，限一個『上大人』的『上』字罷了。」

乞兒提起筆來，先寫個『一』字，後寫個『上』字，就丟下筆來，袖手而立，卻像做不出的光景。

那些陪賓看了，個個都掩口而笑。顯宦道：「我說你的胸中，不過一兩點墨水罷了，曉得做甚麼詩。才寫得兩個字，就住了手，世上有兩個字一首的詩麼？」乞兒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乞兒的才雖然不如李太白，平日做詩的毛病卻與他一般，先有了斗酒，然後才有詩百篇。若還要我乾做，其實是做不出的。」

顯宦道：「就賞他一碗酒。」管家斟了一大碗，放在桌上，乞兒一吸而盡，提起筆來，依舊寫個「一」字，寫個「上」字，又丟下筆來，袖手而立。顯宦大怒道：「為何又是這兩個字，寫了這兩個字又不動了？」乞兒道：「只因才多酒少，接濟下來，所以筆機乾澀，寫不成篇。求老爺再賜幾碗，還你一揮而就。」顯宦道：「這等再賞他一碗。」管家又斟一碗與他。

他吃盡了，提起筆來，增上個「又」字，再寫「一上」二字，依舊丟下筆來，袖手而立。顯宦道：「如今還有甚麼講？」

乞兒道：「畢竟是酒少的原故，若飲盡此壺而詩不成者，罰以金穀酒數。」顯宦對家人道：「我明曉得他是騙酒吃，就拚這一壺捨他，若還再做不出，一總與他算帳就是了。」乞兒一手舉筆，一手拿碗，叫管家不住的斟。吃了一碗，仍寫「一上」二字。那

些陪賓見他寫來寫去，不過是這兩個容易字，知道是白丁無疑了，正要打點報仇，不想吃完之後，就把這幾個容易字眼湊成一句，後面又續上三句，恰好是一首眺望的詩。顯宦取去一看，不覺大驚大笑，喝采起來。其詩云：

一上一上又一上，一上直與青天傍。

等閒回首白雲低，四海五湖同一望。

顯宦捏了這幅詩箋，扯那幾個陪賓到背後去商議，說此人口氣極大，必非以下之人，要拉他入席同飲。那幾個陪賓眾口一詞，都說朝廷重臣與乞丐之人同坐，近於失體，旁人傳播開去，有礙官箴。顯宦躊躇了一會，掉轉身來，正要與他說話，不想他詩成之後，飄然而去，任憑呼喚，再不回頭。

顯宦沒奈何，只得吩咐一個管家尾他下山，察其動靜。只見走到山腳之下，有三、四個絕標緻的名妓接他下船，替他除去破帽，脫去破衣，換了新巾豔服，大家笑做一團，開船飲酒而去。連岸上的人，也都拍掌，呵呵笑個不住。

管家問道：「方纔上船去的是何等之人？為甚原故假裝這個模樣？」

岸上人道：「這是本處一個解元相公，姓唐名寅，表字伯虎。字畫文章俱是當今第一，極喜詼諧玩世人，人都叫他風魔解元。起先你家老爺將要上山的時節，他的酒船泊在你們船邊，聞得你們船上開了一瓶好酒，他垂涎不過。後來見你老爺上山，他對那些名妓道：『怎麼樣生個法子，走上山去騙他幾杯，嚐一嚐滋味才好。』有個名妓道：『如今的仕宦，那個不曉得名士之中有個唐伯虎，你拚得寫個名帖走去拜他，怕他不留你坐首席？』唐伯虎道：『寫晚生帖子干謁要津，是當今名士的長技，我一向恥笑他們的，此戒斷不可破。況且明明白白走去撞席，也覺得沒有波瀾。須要生個妙法，去吃了他的酒來，還不使他知道姓名，方纔有趣。』有個名妓道：『這等說，除非做齊人乞食的故事，方可必得，只怕你沒有這副臉皮。』唐伯虎道：『才人玩世，何所不可？畢吏部為酒而做賊，賊尚可做，況於乞丐乎？』隨即換了破衣破帽，扮做叫化子，走上山來騙酒吃。方纔下山的時節，我見他沉醉醺醺，想是中了他的詭計了。」管家就把做詩吃酒的話，與他說了一遍，如飛走上山去，回覆主人。

顯宦大驚道：「原來就是唐伯虎！這樣一個大名公，竟與他當面錯過，可惜可惜！」埋怨那些陪賓道：「我原要禮貌他，都是兒們不肯，阻塞賢路，使他做了玩世不恭的畸人，使我做了賢愚不辨的俗吏。這樁奇事，將來必傳。萬一有人做起戲來，我面上這兩筆水粉，是兒們見惠的了。」把那幾個陪賓說得啞口無言，羞慚滿面。

第二日備了一副盛禮，又攜了一樽葡萄酒，進城去訪唐伯虎。唐伯虎辭了禮物，止受名酒一樽，當面開了，與他盡歡而別。臨別之時，顯宦問他求畫。他就把昨天的故事，畫做一幅著色山水，叫做《六如山人乞食圖》。這幅名畫與這樁韻事，至今流傳，以為實跡。

他雖然不是真正乞兒，卻也擺了一時三刻的糙碗，穿了七拼八補的衲頭，騙許多好酒吃下肚，還博個風流豪傑之名。這是文人墨客的故事了。

那個忠臣義士，去今不遠，就出在崇禎末年。自從闖賊破了京城，大行皇帝遇變之後，凡是有些血性的男子，除死難之外，都不肯從賊。家亡國破之時，兵荒馬亂之際，料想不能豐衣足食，大半都做了乞兒。

聞得南京立了弘光，只說是個中興之主，個個都伸開手掌，沿途抄化而來，指望輔佐明君，共討國賊。誰想來到南京，見弘光貪酒好色，政出多門，知道不能中興，大失從前之望。

到那時節，卑田院中的隱士熬不得饑餓，出來做官的，十分之中雖有八九分，也還有一二分高人達士，堅持糙碗，硬著衲衣，寧為長久之乞兒，不圖須臾之富貴。

所以明朝末年的叫化子，都是些有氣節、有操守的人。若還沒有氣節，沒有操守，就不能夠做官，也投在流賊之中，搶擄財物去了，那裡還來叫化？彼時魚龍混雜，好歹難分，誰知乞丐之中儘有人物。

直到清朝定鼎，大兵南下的時節，文武百官盡皆逃竄，獨有叫化子裡面死難的最多，可惜不知姓名，難於記載。只有江寧府百川橋下投水自盡的乞兒，做一首靖難的詩，寫在橋塊之上，至今膾炙人口。其詩云：

三百餘年養士朝，一聞國難盡皆逃。

綱常留在卑田院，乞丐羞存命一條。

這豈不是乞丐裡面的忠臣義士？話體煩絮，且把正事說來。

明朝正德年間，山東路上有個知書識字的乞兒，混名叫做「窮不怕」。為人極其古怪，忽而姓張，忽而姓李，沒有一定的姓氏。今日在東，明日在西，沒有一定的住居。有時戴方巾，穿綢絹，做乞丐之中第一個財主；有時蓬頭赤腳，連破衣破帽都沒有，做叫化裡面第一個窮人。

為甚麼沒有定姓？他原是個舊家子弟，只因為人輕財重義，把金銀視為糞土，朋友當做性命；又喜替人抱不平，鄉里之中有大冤大屈的事，本人懦弱不能告理，他就挺身而出，代他伸訴。不上幾場官司，幾年揮霍，就把數千金產業費得罄盡，弄得倉無一粒，囊無半文。

平昔受恩的朋友，見他窮了，分文不肯借貸；連自家的妻子，沒穿少吃，饑寒不過，也逼他做起朱買臣來。

他因看破世情，毫無眷戀，竟把妻孥棄了，飄然出門，隨他嫁也得，守也得，只攜一根棒，一隻碗，做個不驕妻妾的齊人，在外面乞食。

知道自己不長進，玷辱祖宗，怕人知道姓氏，說他是某人之子，某人之孫，要把「叫化」二字封贈先人，所以不肯說出直言，忽而姓張，忽而姓李。

為甚麼沒有定居？他道：「叫化」兩個字，也是隨人解說得的，若還只顧口腹，不惜廉恥，把幾十個「老爺」、「奶奶」換他一文低錢，叫了又叫，化了又化，這就是叫喚之「叫」、募化之「化」了；若還做得清高，計得廉介，在乞息裡面行些道義出來，使人見了，個個思忖道：「乞丐之人尚且如此，豈可人而如乞丐乎？」這等做來，就是勸教之「教」、變化之「化」了。

每一分人家，終身只討他一次。這一次又只討他一文，在我不傷其廉，在人不傷其惠。當初做官的裡面，有個「一錢太守」。做太守的人，每一個百姓取他一文錢，尚且不叫做貪墨，何況於乞丐之人？若還守定在一處，討過的人家終日去討，不但惹人憎嫌，取人唾罵，就是自己心上也覺得不安；不如週遊列國，傳食四方，使我的教化大行於天下，天下好施喜捨的人，要見我第二面也不能夠，就像天上的神龍一般，使人見首而見不尾，何等清高，何等廉介！他立定了這個主意，所以今日在東，明日在西，再不曾一個地方住上一年半載。

為何忽然財主，又忽然做了窮人？只因他天性慷慨，最惡的是慳吝之人。古語道得好：「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。」他就做了叫化子，依舊還輕財重義。自己要別人施捨，討來的錢鈔又要施捨別人。

財主人家見他討飯討得清高，做人做得硬掙，又且通今識古，會做幾首粗淺詩詞，都不把他做乞兒看待。見他走進門來，不是親手遞茶，就是喚人送飯；不是解開串頭揀一大錢，就是攤開銀包拈一小塊，都不消他開口，輸心樂意的施捨他。

所以他的錢財，極來得容易，一日到晚，定有幾百個絕大的銅錢，幾十塊極碎的銀子。若肯攢積起來，不但不消叫化，還可以恢復舊業，做個中興財主。

怎奈他舊性不改，竟像銀子錢財上面有刀鋒劍芒，要割人手掌的一般，有了幾分，定要散去，決不肯留在身邊過夜。看見同伴之中，有時運不濟，叫化不來的，論分論錢周濟他；有病倒在牀，不能出去叫化的，論年論月供給他。這或者是同病相憐，物傷其類的意，也還罷了。

有時討到窮苦人家，見他家中糧絕，灶上煙消，死者無棺，病者少藥，就不覺動起惻隱心來。豈但不要他施捨，還向舊薄包裡

傾出冷飯，倒送於施主充饑；破布袋中摸出金錢，反施與檀那作福。

所以叫化得來的時節，三五日不做好漢，買些衣服，穿著起來，就是乞丐之中第一個財主；撒漫去了的時節，一兩日沒人接濟，衣裳賣盡，出身露體，就是叫化裡面第一個窮人。

人見他窮到叫化的地步，還不回頭，叫做窮不怕。叫到後來，凡是北京、河南、山東、山西的人，沒有一個不知其名，他竟做了乞丐之中的名士。人人都望他上門，要看是怎生一面孔，做人這等異樣。

一日討到山西太原府，也是他運限不利，劫數難逃，名士的遭際忽然偃蹇起來。初到地方叫化，只有一個好善的妓婦，留他吃了頓飽飯，出門的時節還約他再來走走。窮不怕是討過一次不討第二次的，怎麼還肯再去。那曉得除了這個信女，再沒有第二個善男。討了四五日，低錢不見一文。在人家門前立上幾個時辰，討不得關碗冷粥，一塊鍋巴。臨捨他的時節，還要罵上幾聲，把飯食丟在地下，等他自拾；再沒有和顏悅色，在手裡遞與他的。

窮不怕是有俠骨的人，寧可忍饑受餓，使性出門，不肯受那嗟歎之食。一連餓了幾日，不覺眼中發花，耳內蟬鳴，一張沒倚靠的肚皮，吸到背脊上去，看看要做伯夷、叔齊了。

自己宿在冷廟之中，反覆思量道：「我往常的叫化時運，是從來少有的，為甚麼沒原故倒起運來？雖然說是叫化的人，就活到一百歲少不得是餓死，只是我這叫化子比別人不同，多活一年，還替世上的人多做一年好事。難道不老不病，就是這等死了不成？」想過一會，忽然醒悟轉來道：「是了。往常人肯施捨，一來是重我的人品，二來是慕我的名聲，所以一見了面，就相待如賓，錢財飯食，不求而至。我如今初到地方，又不曾有人替我先容，說有個輕財重義的窮不怕，要到這邊來行道，大家作興他一作興；我又不曾自己稱名道姓，說我就是遠近知名的窮不怕，初到這邊來餬口，求列位看顧一看顧。他知道我是何人，肯破格相待我？如今沒奈何，只得要做毛遂自薦了。把近來做名士的訣竅也要試驗出來，使他知道，在盛名之下，才好尊敬我。」算計定了，就買一張大綿紙，裱做幾層，做一首七言四句的詩，寫在上面，就如星相醫卜的招牌一般，捏在手裡，走到人家去叫化。其詩云：

仗義疏財窮不怕，自書名號肩頭掛。

別人施我我施人，叫化之中行教化。

拿這張招牌，熬著餓肚，到街上去東走西撞。只說窮不怕三個字是棵搖錢樹，街上人見了，只恨相見之晚，豈有當面錯過，竟不延納之理？誰想天下之事儘有出之意外的。未掛招牌之先，銀子銅錢雖然討不著，還有些殘茶剩飯與他看看，做個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饑；自掛招牌之後，冷粥要留來養貓，鍋巴要拿去喂狗，沒得與他見面。

窮不怕立得腿酸，叫得口渴，還討一頓棍子打了出來。

一個太原城裡，不知幾十萬人家，不約而同，都是如此，竟像寫了合同議約，要餓死他的一般。不知是甚麼原故？他只得歎口氣道：「道之不行也歟，命也。窮不怕其如命何！」回到冷廟之中，丟了招牌，也不求生，也不尋死，只是仰天僵臥，做個束手待斃而已。

可憐他是餓壞的人，那裡經得再餓？只消一日一夜，沒有水漿下肚，就覺四肢冰冷，目定口呆，只有出氣，沒有進氣了。

看官，你說窮不怕的教化處處大行，獨有太原行不去；別處的人都喜施捨，獨有太原不喜施捨，這是甚麼原故？要曉得太原人，也是極慕他的，只因終日放在口裡，說來說去，看見乞兒上門，就呵叱他道：「你不曉得叫化裡面有個窮不怕麼？一分人家只討一次，到第二次就請他也不來了，這才是個好花子。你為何不學他一學，三日兩頭只管上門來惹厭，我們就有錢也不捨你，要留在這邊，等那窮不怕。」人人都是這等說。

傳播開去，就有個遠方乞兒，要射起利來，竟假冒窮不怕之名，先到太原來行道。太原人都把他面龐舉止細細看了一遍，然後把銀錢送他，飯食請他，那個乞兒倒撰了一注大錢而去。臨去的時節，又對眾人道：「我窮不怕是一匹好馬，再不吃回頭草的。如今擾過一次，以後再不來了。只恐怕有無恥之徒，等我去後，歇上一年半載，假冒我的賤名來攪擾地方，不但費了施主的錢鈔，又且壞了不肖的名聲。列位緊記此言，切不可被人欺騙。」所以太原之人，一來錯認了前人之貌，二來誤聽了先人之言，起先既把假的當做真的，如今自然把真的當做假的了。所以一見了他，就像仇人一般，半個銅錢不肯輕捨，連那一塊鍋巴，半碗冷粥，勉強丟擲與他，還像違了聖旨的一般，怎麼肯歡歡喜喜的出手？窮不怕只因名高致累，弄到生計索然，又沒人對他說，他那裡得知？彼時餓到九死一生之際。本處的地方總甲，往常巴不得死了乞丐，好往各家科斂銀錢，多少買幾個蘆席捲了死人，抬去埋了，餘剩下來的，好拿去買酒肉吃。此時見窮不怕渾身冰冷，料想沒有生機，就不等他斷氣，先到各家科斂。

偶然斂到一個娼婦人家，那個娼婦姓劉，是太原城中第一個名妓，正接著一個財主嫖客，與他對坐下棋。聽見說死了乞兒，就把棋子丟下了，連忙問道：「那叫化子是那裡人？可曉得他的名字？」地方道：「是山東路上來的，混名叫做窮不怕。」娼婦大驚道：「這是一尊活菩薩，為甚麼沒病沒痛，就會死了？」地方道：「是沒人施捨，餓死了的。」娼婦連聲歎息，說：「這個乞兒，本處的人不曉得他的來歷，我當初在山東居住，他也在山東叫化，只有我認得他，這個才是真正窮不怕，以前來的那一個是冒名的。」嫖客道：「乞丐的人，有甚麼好處，別人冒起名來？」娼婦把他生平善行，對嫖客述了一遍。

嫖客道：「這只怕是傳聞的話，乞丐裡面那有這等好人？」

娼婦道：「耳聞是虛，眼見是實，他的好處我不但眼見，還親自受他恩惠過的。不瞞相公說，我十二三歲的時節，家裡微窮，母親死了三日，不能備辦棺衾。他叫化叫到我家來，我對他痛哭道：『母親的屍骸暴露，尚且不能收殮，那有銅錢打發你？』

他起先不信，及至領他看過屍首，他就動了惻隱之心，取出一包銀子，雖然不上一兩，倒有七、八百塊，都是叫化來的，又湊上幾百銅錢，送與我家父親，措辦棺木。我家正在危急之際，顧不得羞恥，只得受了他的。若不是他周濟，母親的骸骨幾乎不能收殮，他竟是我的恩人。前日走進門來，我便認得他，他還認不得我。只留他吃得一頓飯，約他改日再來，要對他說出原情，重重的報他一報他。那裡曉得幾日不見，就餓死了，豈不可憐。」說完，不覺淚下起來。

嫖客道：「他既然助你葬親，我如今也替你選他一口棺木，再做些好事超度他超度，也就可以報得他了。」娼婦道：「若得如此，感恩不盡。」嫖客就吩咐家人，取五兩銀子，交與地方總甲備辦棺衾，待收殮之後，再叫和尚超度他。娼婦恐怕地方總甲侵漁入己，叫家人跟去，面同收殮。

誰想買了棺木抬到廟中，把死人一看，還是不曾絕命的。

家人討些熱湯灌了幾口，就漸漸有些生氣，再把粥湯灌灌，不覺對人說起話來，說：「我是餓死的人，一個銅錢、半碗冷飯，尚且沒人施捨，這口棺木是從那裡來的？滿城的財主都要罷我於死地，列位是何等之人，又為何肯來救我？」地方與家人把娼婦感他昔日之恩，嫖客助他棺衾之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窮不怕大驚道：「難道如今世上還有個知恩報德的人不成？這是椿奇事了。這等看來，不但我乞丐之中有人物，連娼優隸卒之中也有人物了。」驚喜了一會，就勉強掙扎起來，買些點心吃吃，央家人扶了，走去拜謝恩人。娼婦見他活了，不勝之喜，連忙取飯食款待他。

嫖客問他道：「你往常窮不怕，如今窮怕了麼？」他點點頭道：「窮怕了。」嫖客道：「你以後有了錢財，還敢浪用麼？」

他搖搖頭道：「再不敢浪用了。」嫖客對娼婦道：「他大難不死，又能悔過，將來必有好處。你當初既受過他的恩惠，如今又沒有親人，何不與他結為兄妹。留在家中，把些閒飯養他，一來報恩，二來積德，何等不妙？」娼婦道：「我也正要如此。」就在嫖客面前，對天拜了幾拜。從此以後，娼婦呼他為兄，他呼娼婦為妹，兩個相處得極好。

過了三、五日，窮不怕有些厭煩起來，自己思量道：「我當初破家之後，只因不屑做娼優隸卒，所以出來叫化。如今爭了十年餓氣，又從新跟了妓女，做起烏龜眷來，圖哺啜而喪聲名，豈不是為小而失大？」就托故辭了娼婦與嫖客，要往別處走走。嫖客

留他不住，只得吩咐了道：「你這等一個人，為甚麼好事不做，只想去叫化？你看從來叫化裡面，那一個是有收成的？我如今贈你五十兩銀子，你拿去做本錢，尋些生意做做，節不可再去叫化了。」說完，就吩咐家人開開皮匣，取出一錠大元寶，親手交付與他。

窮不怕再三推辭，推辭不脫，只得受了。妓婦又吩咐他道：「你是個慷慨的人，有的這注銀子，少不得看見窮人又要施捨；捨去之後，少不得又像前日的故事。只怕餓死在別處，沒有第二個灌粥湯、捨棺木的人了。我如今把個戒指送你，你戴在手上，但凡要用銀子的時節，就想著我的话，急急要止住了，不可再照以前撒漫。」說完，就退下一個金戒指，替他戴在手上。

窮不怕千恩萬謝，拜別出門。心上思量道：「有了這五十兩銀子，自然該做生意了，難道還好叫化不成？只是一件，我自生以來，不曾做過生意，不知那一樁買賣做得。萬一做折了本，依舊叫化；不如把銀子藏在身邊，再叫化幾時，看世上的生意是那一樁最穩，學些本事在肚裡，然後去做，也不為遲。」算計定了，就離了太原地方，到北京保定府高陽縣去行道。也虧他善聽忠言，不違諫諍，把妓婦叮囑的話緊緊記在心頭，半個低錢不敢浪用，准准熬了一個月。

到一月之後，又是他月建不利，劫數難逃。每日清晨起來，到街上叫化，只見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跪在一個鄉宦人家門首，不住的磕頭。磕一個頭，叫一聲道：「天官老爺，還了我的人罷！」一連磕上幾百個頭，方纔走了開去。今日如此，明日也如此。冤家湊巧，窮不怕不去，他再不來；他若不來，窮不怕也不去，竟像約定的一般，日日在他門首撞著。

一連遇見十幾次，窮不怕惻隱之心又有些動彈起來。

待他轉去的時節，跟住了他，走到個僻靜處，叫住了問道：「老奶奶，你為甚麼事跪在人家門首磕頭？有甚麼苦情，對我說一說看。」那婦人正在悲苦之際，聽見後面有人叫喚，巴不得立住了告訴一番，等人替他區處；及至回轉頭來，看見是個叫化子，那裡有口對他說話？啐了一聲，往前竟走。

窮不怕不好再問，只得跟他回去，看他住在那裡，再做計較。跟了許多路，跟到個冷落鄉村，那婦人走進一間草屋，就把門栓上，放聲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隔壁有個婦人勸他道：「周大娘，不要哭，你家大姐是取不轉來的了，落得省些腳步，以後不消去罷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銀子又措辦不來，勢力又敵他不過，難道把個活剝剝的女兒坑死在他家裡不成？少不得日日去磕頭，若討得女兒入來，當做求他；討不得人來，當做咒他。看他怎麼樣發落我？」窮不怕未問之先，見他終日磕頭禮拜，還怕是解不開的冤結；及至跟到門前，聽見說出「銀子」二字，心上就寬了一半，腰間那個元寶竟像要動起來的一般。就把婦人的門敲幾下道：「周大娘，送女兒的來了，快些開門。」那婦人聽見這一句，又驚又喜，只說果然是鄉宦的管家送女兒上門，連那隔壁的婦人也替他歡喜不過，大家走出來迎接。誰想開門一看，就是那個不識高低、好管閒事的叫化子。

婦人又啐一聲道：「孽冤魂，窮餓鬼，為甚麼不去討你的湯飯，只管跟我歪纏？我的女兒在那裡？為甚麼敲門打戶，騙起人來？」窮不怕道：「大娘不要發惱，我這個叫化子比別的叫化子不同，是替人分得憂、挑得擔的，我見你日日在人家門首磕頭，畢竟在甚麼冤枉之事，所以跟住了問你。誰想你並不回言，我只得隨你回來，察其動靜。方纔聽見這位大娘勸你，你說勢力又敵他不過，銀子又設處不來。這等說，若有了銀子，就可以取得人出了。請問你的令愛還是賣與他的，當與他的？請說一說，我替你區處。」那婦人笑一笑道：「好大力量，好大面皮，高陽城不知多少財主，多少貴人，我個個都告訴過了，不曾見有一毫用處。你一個討飯吃的人，自己性命養不活，要替人處起事來，可不是多勞的氣力？」窮不怕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大娘見左了。如今世上那有個財主肯替人出銀子、貴人肯替人講公道的？若要出銀子、講公道，除非是貧窮下賤之人裡面，或者還有幾個。我這叫化的人，只因窮到極處，賤到極處，不想做財主，不望做公卿，所以倒肯替人代些銀子，講些公道。你但說來，只要銀子取得人出，還你一個令愛就是了，何須管我叫化不叫化。」那婦人還不肯信，只說是油嘴花子，要騙他茶飯吃的，隨他盤問，再不開口。

隔壁的婦人道：「周大娘，你也忒煞執意，他雖是叫化的人，也難為他一片好意，便對他說說也不妨事，難道費你甚麼本錢？」那婦人卻不得鄰舍體面，只得告訴他道：「我這個女兒，今年十六歲了。三年之前，我丈夫去世，沒有一個倚靠的人，地方上有幾個光棍，見我女兒生得眉清目秀，就起不良之心，沒原沒故生出詭計來，說我丈夫在日曾把女兒許他，要白白領去做媳婦。見我不肯，竟要告起狀來。方纔那個鄉宦不知從那裡知道，就教管家來對我說道：『我家老爺聞得地方光棍要白占你女兒，十分不服，要替你出頭。你若肯假寫一張賣契，只說賣與我家老爺，他們自然斷了妄想。若再來與你講話，待我老爺拿個帖子送到縣裡去，怕不打斷他狗筋。待事平之後，歇上一年半載，把女兒交付還你，尋好人家做親就是。』我聽了這些話，只說果然是好意，就央人寫了一張賣契，填了三十兩虛價，連女兒送到他家。還磕了許多頭，謝他的恩德。自從送去之後，地方上的光棍就果然斷了妄想，不敢再提前事。如今過了三年，是非也息了，女兒也大了，我要領他回來，招個女婿養老。誰想那鄉宦又起不良之心，要收我女兒做校我知道落了圈套，跳不出來，只得依從了他。又誰想那鄉宦的夫人，是高陽城裡第一個妒婦，聽見丈夫要收我女兒，就把我女兒百般磨滅，做定了規矩，每日要打一百皮鞭，副我去領，及至我走去領，那鄉宦又留住不發，說：『你若領去，須照賣契上的銀子，一本一利，還得清清楚楚，我這裡方纔發人；若少一釐，不要癡想。』我如今要贖，又沒有這注銀子；若還不贖，女兒又吃打不過，只得日日去磕頭，指望他過意不去，或者把女兒還我也不可知。誰想哀告了幾十天，頭也磕過上萬，他全然不理。昨日女兒寄信出來，說他的皮鞭也打過上萬了，渾身的肌肉沒有一寸不紫，沒有一寸不爛，再經不得打了。贖與不贖，教我寄個回信與他。贖得成，再熬幾頓；贖不成，待他好尋死。你說這樣的事，教我苦不苦，急不急？」說完，又放聲大哭起來。

窮不怕道：「大娘不要哭，且商量正事。請問這位令愛，要吃得多少銀子，才贖得出？」婦人道：「他講過了，照原契上一本一利。我當初並不曾得他一釐，只是不合寫了這張虛契。如今若要取贖，須得三十兩本錢，三十兩利錢，共成六十兩交送進去，方纔領得出來。如今莫說六十，就是六兩、六錢，也沒有打樁，教我怎麼處？」窮不怕道：「他說這些，難道就要這些不成？」婦人道：「他明是愛我女兒，捨不得發還，知道我沒有銀子，故此把這難題難我。我就有了六十兩送去，還怕他不肯，又要把別話支吾；若還少了一兩、五錢，不能足數，他一發卻之有名，自然贖不出了。」窮不怕道：「就要這些，也不是甚麼難事，我現有一個元寶在此，就少十兩也容易湊。只是一件，這個元寶是一個大恩人送與我活命的，我要都送與你，就是從井救人，萬一叫化不來，依舊餓死，就負了他的盛意了。好事也要做，性命也要活，老實對你說，這六十兩之中，我只好助你一半，那一半我替你生個法子出來，還你不止三、五日，就有女兒進門。」婦人道：「生個甚麼法子？」窮不怕道：「天下作福的事，人人肯做，只怕沒有個倡首的人。我如今助你三十兩，那三十兩也要想一個人助你，就不能夠。若還一兩二兩，三錢五錢，不拘多寡，湊集起來。

料想也還容易。你如今就像化緣一般，做起一本冊子來，待我把你自家口氣，做篇告助的引子，寫在前面。開關一名是我寫起，人見我乞丐之人尚且助你三十兩，難道那些有體面、有身家的人不助你幾兩？一個不成，你到各家去寫一寫，料想不出三、五日，就可以完得數了。」婦人道：「合少成多的事，或者也還做得來。只是你這樣窮人，怎好累你出一半？」窮不怕道：「我的銀子是送人送得慣的，不消你替我肉疼，快些設法起來就是。」就先摸幾個銅錢，走去買了一個毛邊帖子，他的筆硯是時常帶在身邊的，取將出來，替他寫個引子道：告助孀婦周門某氏，痛夫早亡，止生一女，向因葬夫之用，賣與鄉宦某老爺為婢，得身價銀三十兩是實。今因氏老無兒，桑榆莫靠。蒙某老爺垂憐孤寡，恩許備價贖回，贅婿養老。可憐赤貧孀婦，囊無半文，本利不贖，何從措辦？謹此奉告四方義士，三黨懿親，各發婆心，共垂佛手，或損半縑之費，或損一飯之資，割少成多，共襄義舉。子母全歸之日，即是娘兒永聚之期。

德比二天，恩同再造。惠助者，請列大名於左。

寫完，高聲朗誦一遍，與婦人聽了。然後提起筆來，大書一行字道：海內知名乞兒窮不怕，義助贖女銀叁拾兩。

寫完之後，又押了一個花字，遞與婦人。婦人接便接了，心上還有些疑惑，說他是個叫化之人，那有這注大銀子，恐怕是脫空

扯謊的話，口裡便歡喜，面龐舉動之間，不大十分踴躍。

窮不怕知道他的意思，就在一個破布袋裡摸出那錠元寶，放在婦人面前道：「大娘不要疑心，這件東西不是銅傾錫鑄的，鄉宦人家用得慣，拿去他自然認得。只是鑿他開來要費許氣力，不如就交與你，你明日告助來的銀子，還我二十兩，這個元寶就不消動得，囫圇圖送去就是了。」婦人看了這件東西，方纔手舞足蹈起來，千「恩主」、萬「好人」稱謝個不了。連隔壁的婦人，也朝他念了幾聲「阿彌陀佛」。窮不怕把元寶交付與他，自己依舊去叫化。

婦人拿了這個帖子，到那些財主親眷人家，凡是與他丈夫有一面的，挨家逐戶去走一次。只說有了大頭腦，不怕沒有小幫助，難道一絲的財主，抵不得一個叫化子不成？放心落意去求助。誰想天下的事，再料不定。起先只說把「叫化」二字，塞住眾人的口，自家說得有理，使他回不出來。乞丐之人，尚且助我，他是何等之人，肯說我不如乞丐，免不得意思，定然要出手的了。

誰想倒被「叫化」二字塞住自家的口，被他說得有理，自己反回不出來。俗語二句道得好：無錢買茄子，只把老來推。

眾人的本意，原是不肯存慳的。若沒有前面這行大字，還不便直捷回他，只好說待別人寫了，再來見我，做個緩兵之計。

只因有了窮不怕這個尊名，寫在緣簿之首，眾人見了，就不約而同，都把窮不怕三個字當了回帖，說：「你把叫化子寫在前面，教我們寫在後面，明明說我是叫化不如的人了。」

既然叫化不如，那有銀子助你？叫化子寫三十兩，我們除非寫三百兩才是，若還寫二十九兩，也是張不如叫化的供狀了，如何使得？你既有了這個叫化檀越，只消再尋一位叫化施主寫了第二行，就贖得女兒出了，何須要求眾人？」還有幾個是他丈夫的好朋友、好親戚，銀子便沒得周濟他，偏會責人以大義，說：「做寡婦的人，還該理烈些，不該容閒雜不食之人在家走動。做叫化子的怎得有三四十兩銀子，只怕來歷也有些不明。他與你是那一門親眷，為甚麼沒原沒故，肯把這注銀子助你？只怕名色也有些不雅。」婦人被他說得滿面羞慚，無言可對。回到家中，悶悶的坐了凡日，料想女兒贖不成，要等窮不怕來把元寶交還他去。

到第五、六日，窮不怕走進門來，問那三十兩銀子有了不曾。婦人三把眼淚，四把鼻涕，朝他哭了一場，然後回覆。

窮不怕不等說完，就載住道：「這等說，多分是沒有了。也罷，一客何勞二主，這樁好於，待我一個叫化子做完了罷。那個元寶是五十兩，我這幾日又討了幾串銅錢，都換做銀子在這裡，算來也有八、九兩，還不能夠足數。我手上有個金戒指，是個結義的妹子送與我戒浪用的。我如今浪用戒不住，要他也沒乾，一發放在裡面，湊成足數罷了。」說完，就把銀子取出來，戒指勒下來，一總交付明白，催他去贖女兒，自己別了出門，約到明日來賀喜。

婦人拿了這注財物，走到鄉宦門首，那些管家只說他要進去撒賴，不肯放他入門。婦人將元寶、金銀把與他看，說：「為贖女而來。」家人信了，方纔放他進去。

婦人見過鄉宦，磕了幾個頭，就取出身價，擺在他面前，求他稱兌。那鄉宦把元寶、戒指仔細一看，問他是那裡來的，婦人就說：「是財主乞兒贈我的。」鄉宦躊躇了一回，吩咐他道：「我今日有事，沒工夫兌銀子，收在這邊，明日來兌。」

婦人不敢違拗，只得應聲而去。

到第二日清晨，窮不怕走到婦人家裡，問他女兒贖出不曾，婦人把鄉宦事忙、約了今日的話說了一遍。窮不怕正要出門，不想有幾個健漢，如狼似虎擁進門來，取一條鐵鏈，把他鎖在一頭，把婦人鎖在一頭，容分說，牽了出去。

窮不怕問是甚麼原故，眾人不應；婦人問是甚麼情由，眾人不理。一直帶到高陽縣前，關一間空屋裡面。窮不怕與婦人兩個跪在地上哀求，要他說出鎖拿之故。

那些健漢道：「打劫錢糧的事發了，難道你自家做的事自家不明白，還要問我不成？」窮不怕與婦人面面相視，不知那裡說起。再問幾句，那些健漢就擎起鐵尺，要打下來。

窮不怕與婦人兩個不敢開口，只得兢兢業業，抖做一團縮在屋角頭，等候發落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甚麼原故？只因那一日鄉紳看了元寶，心上動疑，說從來只有官府的錢糧，方纔傾做元寶，隨你財主家銀子，也不過是五兩一錠，十兩一錠。叫化的人，若不是做強盜打劫，這件東西從那裡來？又有一赤金戒指搭在裡面，一發情弊顯然了。況且元寶上面兩邊都有小字，鄉宦是老年的人，眼睛不濟，不曾戴得眼鏡，看來不大分明，所以打發婦人回去，一來要細看元寶，二來要根究來歷。及至婦人去後，拿到日頭底下，戴了眼鏡，仔細一看，一邊是解戶的名字，一邊是銀匠的名字。

原來這解戶與銀匠就是高陽縣的人，半年之前，高陽縣解一項錢糧進京，路上遇著響馬，乾淨打劫了去。累那解戶轉來傾家蕩產，從新賠出銀子傾做元寶，解進京去，方纔保得身家性命。這樁大事是通縣皆知的，鄉宦豈不聞得？如今看了這兩行小字，不覺大驚大笑起來。隨即打轎去拜知縣，把替他訪著強盜，拿住真贓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就把元寶取出來，付與知縣親驗。知縣看了，千稱萬謝，送了鄉紳回去，就傳捕快頭目進衙門吩咐，叫他用心捉獲，不可疏虞，所以窮不怕與婦人受了這場橫禍。

等到知縣升堂，捕快帶了進去，少不得知縣先審婦人，問他這注贓物是那裡來的？婦人少不得說出真情，推到窮不怕身上。窮不怕不等知縣拷問，就說「元寶、金銀都是乞兒送與他的，要審來歷，只問乞兒，不干這婦人之事。」知縣道：「這等你把打劫錢糧的情節，從直招來，省得我動刑具。」

窮不怕道：「一尺天，一尺地，乞兒並不曾打劫甚麼錢糧。這個元寶，是太原城裡一個嫖客捨與乞兒的。這個戒指，也是太原城裡一個妓婦送與乞兒的。這些散碎銀子，是乞兒叫化了銅錢，在本處兌換來的。有憑有據，並沒有來歷不明事，求老爺鑒察。」知縣見他不招，就把怒棍一拍，吩咐禁子：「快夾起來！」窮不怕平日雖然打過幾場官司，都是從旁公舉、代眾伸冤的事，自己在上風，看別人打板子、夾夾棍的，何曾受過這般刑罰？夾了一夾棍，沒有話招。

知縣又付禁子：「重重的敲！」連敲上幾百棍，窮不怕熬煉不過，知道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招了還死得遲，不招反死得快，史得信口亂說道：「不消再來，待小的說出來就是。這項錢糧，是在某處路上打劫來的，只為好嫖好賭，都用盡了，只留得這錠元寶，贓真事實，死罪無辭。」知縣道：「打劫錢糧，決不是你一人，定有幾個伙伴；頓寄贓物，決不在這一處，定有幾個窩家。速速招來，不然我還要夾！」窮不怕道：「小的氣力最大，本事最高，生平做強盜，再不用幫手，都是一個人打劫；到一處地方，只以乞丐為名，日走街坊，夜宿廟宇，再沒有一個窩家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方纔說，那個元寶是嫖客捨你的，那個戒指是妓婦送你的，這等看來，那嫖客就是伙伴，妓婦就是窩家了，為甚麼不招？」窮不怕道：「那都是信口支吾的話，其實不曾遇著甚麼嫖客，相處甚麼妓婦，不敢妄扳良善之人，求老爺鑒察。」知縣道：「盜情之事，不是一次審得出的，且把婦人討保，強盜送監，待改日再審。」隨即吩咐刑房出幾張告示，張掛四門道：高陽縣正堂示：照得本縣於本年某月解某項錢糧進京，途中被劫，致累本縣捐俸賠償，緝訪多時，人贓未獲。忽今天網不疏，大盜窮不怕挾帶原贓，潛入本境，幸某鄉紳訪確密首，本縣緝獲審明。大盜窮不怕已定罪監候，俟申詳處決。但本縣所失錢糧甚多，今止獲元寶一錠；強盜黨羽甚眾，今止獲窮不怕一人。盜首既至，黨羽心隨。除一面差捕緝拿外，仍著地方鄉保，挨戶嚴查，但有面生可疑之人，來歷不明之物，即行密報，以便拘提；如有容隱縱等情，事發一體連坐。各保身家，毋貽後悔。特示。

告示掛了一月，不見有人出首賊黨，緝獲餘贓。

忽然一日，窮不怕正在監中吃牢飯，外面有個差人，捏了一張朱票進來，要提他出去。

窮不怕見了朱票，嚇得三魂入地七魄昇天，只說要提他處決，眼淚汪汪，跟了差人出去。走到丹墀之下，跪定身子，抬起頭來，只見上面坐了三個官府，都是認不得的。兩邊廳柱上鎖了兩個犯人。

仔細一看，誰想左邊一個就是本縣的知縣，前日他夾棍、定他死罪的人；右邊一個就是本處的鄉紳，前日替他作對、首他到官的人。連那無辜的受累的婦人，也提來跪在下面；還有一個十五、六歲的女子，跪在婦人旁邊，頭不梳，臉不洗，面上有許多血印，卻像打傷的一般。

窮不怕看了，知道就是婦人的女兒，但不知提在一處做甚麼，上面坐的三位是甚麼官府，難道三官大帝忽顯神通，知道我這樁事情係冤枉，青天白日現出真形，來替人伸冤雪枉不成？只見跪了一會，右邊一個官府把知縣、鄉紳與下面一千人犯的名子唱了一遍，連人連卷交付與左邊兩個。左邊兩個收了文卷，就吩咐跟隨的人押解起身。自己也上了馬，一路同行同宿，不知帶往那裡去。

及至走了三日，窮不怕細問解人，方纔說出原故：原來是聖上知道高陽縣裡有這樁大冤大枉的事，特差兩個校尉來捉知縣、鄉紳，並提一千人犯，帶到京中，要親自發落的。那唱名點解官府，是本處按院，聖旨著他協拿的。

窮不怕知道原由，卻像死了幾七從新活轉來的一般，那裡喜歡得了！但不知皇帝坐在深宮，何從知道外面的事？就是有人傳說進去，也只該發與本處撫按從新審鞫，超豁我的死罪罷了。為甚麼皇帝自己做官，替叫化子審起事來？一路猜疑到京，再不明白。

及到解到北京，校尉啟奏皇上說：「高陽一起人犯提解到了。」皇上果然坐殿，親自研審。先把知縣叫上去，問他：「這個乞兒怎見得是強盜？這個元寶怎見得是真贓？為甚麼不審的確，就把無辜之人定了死罪？」知縣說：「本犯手裡現有劫去的元寶可憑，元寶上面現有解戶、銀匠的姓名可據。況且審鞫之時，本犯親口供招，說打劫糧銀是實，犯臣才定死罪，怎敢屈害無辜？」皇上又叫鄉宦上去，問他：「為甚麼一毫身價不付，要白占良家子女？一毫影響沒有，要陷害無罪良民？」

這個乞兒與你有甚麼冤仇，定要置他於死地？」鄉宦道：「明中赤契，買人為婢，怎敢白占子女？真贓實犯，首他到官，怎敢羅織無辜？犯臣為他打劫錢糧，害民誤國，從朝廷百姓起見，故此從公出首，其實與他沒有私仇。」皇上又叫婦人上去，問他：「這個乞兒為甚麼原故，就肯助你一個元寶，莫非與他有甚麼私情，故此這等相厚麼？」婦人道：「犯婦只因女兒被占，終日跪在鄉宦門前磕頭，他出來叫化，日日撞著，動了惻隱之心。起先還只肯助我一半，要留一半養命，恐怕餓死了，辜負救他之人；後來見滿城財主分文不肯幫助，他看不過，方纔做了暢漢，一分不留。犯婦守寡多年，並無失節之事。就要失節，為甚麼不相處一個好人，卻與叫化子通起奸來？」皇上審完了眾人，方纔叫到窮不怕。窮不怕俯伏在地，不敢抬頭。

皇上問他道：「窮不怕，你這個元寶與那個戒指，委實是打劫來的，還是別人與你的？照直說來，不可迴護。」窮不怕道：「萬歲爺在上，窮不怕雖是個乞兒，也是有些操守、有些氣節的人，怎肯做越理犯法之事？那元寶，其實是太原城裡一個嫖客，見乞兒做人疏財仗義，幾乎餓死，贈與乞兒做本錢的，那個戒指，是太原城裡一個妓婦，曾受過乞兒的恩惠，見嫖客贈了這注銀子，恐怕乞兒留不住，又要送與別人，故此把乞兒帶在手上，戒浪用的。有根有據，並非來歷不明，求萬歲爺超豁。」皇上道：「這等說來，你雖不曾打劫，或者是那個嫖客打劫來的也不可。知縣夾你的時節，你為甚麼砂招出他來？招出他來，就脫了你的死罪了。」窮不怕道：「那個嫖客生得方面大耳，著實有些福相，決非盜賊之徒，怎好冤民作賊？就作他是打劫來的，他好意把錢財贈我，我不將恩報也罷了，怎好扳出他來，教他替我問罪？所以寧可自己死，決不扳扯別人。」皇上道：「這等說，你果然是個好漢，怪不得道路之人個個稱贊你。這等那個嫖客你如今若遇著了他，可還認得麼？」窮不怕道：「他是乞兒一個大恩人，時時刻刻放在心上，就是睡夢之中，卻像立在面前的一般，恨不得買塊沉香，刻他一個相貌，終日燒香禮拜的人，怎麼會忘記。」

皇上道：「你方纔說他生得方面大耳，有些福相，不知他與寡人面貌還是那一個生得齊整？賜你抬起頭來相一相看。」還是那一個生得齊整？賜你抬起頭來，把皇上的面貌仔細一相，不覺大驚小怪，伸頭縮頸，心上有話，不敢說出口來。皇上道：「看你這個光景，莫非寡人的面貌，與他有些相似麼？」窮不怕把舌頭拳在口裡，試了幾試，方纔答應道：「是，他的面孔果然與龍顏相似。」皇上笑一笑道：「若不相似，你如今被庸官勢宦處死在獄中，不得到這邊來了。老實對你說，那贈你元寶的嫖客，就是寡人。寡人只為要訪民間利弊，所以私行出宮。偶然游到太原，在妓女劉氏家中住了幾日，只不好說出姓名。連妓女劉氏也只說我是遠方客人，不知就是當今正德皇帝。那日無心之中，不曾檢點，贈你那個元寶，後來思想起來，著實替你害怕，豈有叫化之人帶了元寶，不弄出事來之理？及至後來游至高陽，看見張張告示，知道你果然弄出事來。寡人又在地住了一日，把你受害的原故細細訪在肚裡，然後進京。

進京之後，就派人來救你。你如今冤也伸了，禍也脫了，窮不怕的好處，天下都知道了，勸你以後這樣險事少要去做，留條性命，吃幾年飽飯罷。」說了這幾句，就把知縣、鄉宦一齊叫上去發落。對知縣道：「虧你做官的人，一些民情也不知，一些吏弊也不諳。他若果然是個強盜，本處打劫的銀子還該運到別處去，怎麼肯把別處打劫的贓物反帶到本處來？你說元寶上面有名字可據，這等你劫去之後，從新解的元寶，難道是沒有名字的麼？寡人發到各處去用，難道也是打劫來的不成？」

就說事有可疑，也該明察暗訪，待千萬萬確之後，才動刑具，才定死罪，也不為遲。為甚麼不管好歹，就動夾棍？不問虛實，就正典刑？問人他一個死罪也罷了，還把夾棍套在腳上，叫他扳害良民。還虧他果然仗義，不肯招出送元寶的人來；若還招出姓名，說了窩處，連寡人都是你的囚犯了。即此一事糊塗，不知你往日做官，屈死了多少百姓！」說完，發與錦衣衛，重打四十棍，削職為民，以為不公不明之戒。

又對鄉宦道：「你做仕宦的人，也曾做過官府，管過百姓，為甚麼占人子女，又要冤害良民？居鄉如此，平日做官可知。你的罪重似縣官，沒有多話吩咐你。」發與刑部，立刻梟斬，為行勢虐民之戒。

這些人犯個個都發落去了，只有婦人的女兒跪在金鑾殿下，不曾叫得著。皇上抬頭看見，就叫宣那女子上來。這個女兒原有十二分姿色，起先被妒婦磨滅壞了，所以蓬頭垢面，不似人形；如今離了妒婦，十幾日不吃皮鞭，面上血痕消了，就有些紅裡透白起來，走到皇上面前，儘有一種嫣然之致。

皇上把他從頭至腳看了一遍，就叫窮不怕道：「寡人知道你沒有妻子，看這女子儘有福相，你當初為他一人受了百般磨折，若不把他配你，還教他嫁那一個？就是寡人做媒，成就你這樁好事。」說了這一句，就教他夫婦兩個在金鑾殿上拜堂。

拜堂之後，又對窮不怕道：「你這樣好人，莫說乞丐之中沒有第二個，就是衣冠裡面也尋不出來。寡人眼見這些好處，豈有不擢居民上之理？如今就要吩咐吏部，教他補你一個清要之官，替百姓做些好事，也強如在乞丐裡面仗義疏財。」

窮不怕叩頭道：「萬歲在上，別的賞賜臣民只管謝恩，惟有這樁事不敢奉詔。衣冠乃朝廷之名器，怎麼好賜與乞丐之人？」

臣叫化十年，足跡遍於天下，誰人不知窮不怕是個有名的乞兒！一旦頂冠束帶，立於縉紳之間，使人見了，視冠裳為穢器，等俸一祿於殘羹，不說叫化之中賢愚不等，只說朝廷之上貴賤不分。萬一賢人君子都掛冠逃遁起來，萬歲的天下與誰人共理？難道叫臣領些叫化子來替朝廷做事不成？所以這一樁事斷斷不敢奉詔。」皇上見他說得理正，雖然不好相強，心上畢竟丟他不下，躊躇了一會，又對他道：「不肯做官，也是你的好處，我如今別有個賞賜到你。那妓女劉氏已隨寡人入宮，現拜貴妃之職。你當初曾與他結為姊妹，我就把你賜姓為劉，使異姓聯為同族，封你做個皇親國戚何如？」窮不怕想了一會，方纔答應道：「皇親國戚雖然榮貴，還有官無職，與臨民治國的不同。自古道『皇帝也有草鞋親』，就下賤些也無礙，這等說臣就要奉詔了。」當日謝了皇恩，回到寓處與周氏成親。

滿朝文武見他封了一皇親，那一個不來慶賀？後來皇上的寵眷日隆，賞甚厚，又賜他一個宅子，住在皇城裡面，榮華富貴，享用不了。

起先窮不怕，後富貴太過，倒有些怕起來。只恐命輕福薄，承載不起，要生出意外之災，惹出非常之禍，所以見人一味謙虛，不敢放肆。朝中文武百官，稱他為「老先生」，他稱別人，不論尊卑，一概「老爺」到底，自己稱為「小人」。

自做皇親之後，還時常扮做叫化子，出去私行，訪民間利弊。凡有興利除害之事，就入宮去說，勸皇上做。後來生了三子，都為顯官。自己活到八十八歲，才終天年。

這是從來叫化之中第一個異人，第一件奇事。看官們看了，都要借他來警策一番，切不可也把「叫化」二字做迴護，說乞丐之人我不屑學他，反去做乞丐不為之事也。

